

---

学校	上海财经大学	院系	经济学院
专业	经济学	姓名	曹欣宇
年级	2020	任课教师	刘新
课程名称	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论文题目	《思想需要道德的武装吗——论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被失望》		

---

# 思想需要道德的武装吗

## ——论知识分子及其思想的被失望

**摘要：**本文以理性与道德的相互关系为切口，从对思想的三位一体解读和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品味(gusto)两个角度，分析民众对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失望的缘由。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理论基础，探讨思想的意义生成，阐明思想与创造者的分离。基于康德道德哲学，类比福柯对古希腊性观念的研究，区别知识分子的外在规训和生存美学。引入 Gettier 问题，解释民众对思想失望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在不宽容视角下，审视对知识分子不宽容的意义，明晰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德所在。

**关键词：**知识分子；道德义务；理性

“伟大、节制、力行”，古典时代的哲人，既是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将思想付诸实践的道德家。《申辩篇》中，苏格拉底面对僭主审讯，慷慨发表道德的独立宣言：“不可一日不谈论善和其他各种主题……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sup>1</sup>。人们对于思想家道德性的共同想象，滥觞于古希腊，凋零于启蒙运动。卢梭用公意学说，为霍布斯、洛克所赞美的私利政治，赋予浪漫和理想主义，但他呼唤公德却背弃私德的行径也使其道德政治理论蒙上阴影。后启蒙时代，玻璃般辉煌而脆弱的希望被现实无情击碎，失望有如幽灵，在西方社会游荡。对知识分子言行不一背后道德性的失望、对思想理论在社会急需“抢救”时却一再失灵的失望……公众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不宽容，实然卷集成思想史上最为凌冽的寒风，而每一个彷徨于失望与希望之间的知识分子，都无疑处在这狂风肆虐的中央。面对思想与道德的背离、面对公众与历史的拷问，知识分子必须给出答案，一个关于思想与道德、知识与责任的答案。

### 一、公众对知识分子的失望

#### （一）对道德的溢出期望

左拉在被称为“知识分子宣言”的《J'Accuse...!》（我控诉！）中评判道：“没有说出真相，全部的真相，我就会全盘道出。大声地说出是我的责任……我的激烈抗议只是从我灵魂中发出的呐喊”<sup>2</sup>。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是批判在世间的代言人。正因这一宿命般的绑定，知识分子在公共政治生活中收获民众对教条的信仰，同时也不得不经受来自民众的思想苦刑。

---

<sup>1</sup>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7

<sup>2</sup> Émile Zola. 'J'Accuse...!' Alfred Dreyfus, and the greatest newspaper article in history.[N] Flagpole Magazine, 1998-2-11(12)

---

思想家仿佛是凡间的普罗米修斯，一面将思想的火种给予世人，一面遭受自我与社会的双重拷打，初出襁褓的思想总会遭到失望的秃鹰啄食。民众对思想家所持有的期望是全方位的，一旦溢出思想家们作为凡人所能承受之极限，便转化为“生命不可承受之重”。思想史也于此埋下了失望的种子。

### 1.对思想家的三位一体解读

总的来说，民众对思想家有着近似于三位一体的解读，即：**思想家、他的思想、他的道德**，这三个不同的位格共同构成民众解读里那个名为“思想家”的统一体。这三个不同的位格是思想家的**同一本体、同一本质、同一属性**。思想家其人，乃是思想及其道德的肉体化身；思想及其道德，乃是思想家的形而上表征；思想与道德，则统一于这个名作“思想家”的共同体中。民众对思想家的认识历程，正如加缪所言：“人是怀着几个熟悉的观念活着的，两到三个。我们根据社会和碰巧遇到的人，来修正并改造他们”<sup>3</sup>。民众一方面通过报纸、刊文、著作等共有的“宏大叙事”来形成对知识分子整体形象的大致轮廓，另一方面通过个人所持有的偏见、立场、知识背景等私人的“熟悉观念”来为概念中的知识分子之骨架赋予灵和肉。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民众对知识分子所共有的认识里，**知识分子与他们倡导的思想是牢牢绑定的**，思想家及其思想总会被同时提及。二者的边界，由于民众的共同想象，而变得模糊，最终在民众心中转化为“言此即言彼，此亦即彼”的同一事物。

从微观个人的角度来看，**个体对自我道德的极高期望，也全然映射到思想家身上，并将道德之高下与思想之水平关联**。因此，人们使用着自我道德这把不客观的尺子，去考量他者的道德性，而评判标准与宽限程度又与他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关联。当这把尺子咎打在思想家上时，一切思想与理性的光辉——无论是为黑暗世纪中踟躅不前的人类照亮前路，还是在火热年代里拘束住人性中狂暴原始的本能冲动——都被这把道德的尺子驱散了。在名为道德的功过簿里，卢梭被写上滥情与卑鄙，雨果是一个殖民压迫的辩护者，而海德格尔则永远被钉在纳粹分子拥护者的耻辱柱上。

**公众把理性人格化、把人性物化的倾向，是对知识分子失望的一大动因。单纯地从理性去评判人的整体、将知识分子与他的思想绑定，造成了后启蒙时代公众—思想家互动关系的悲剧，也促使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嬗变**。至此，思想家不仅要承担批判与被批判的责任，在社会道德监督的压力下，他们还要为提出的思想披上道德的铠甲。他们的动机是纯粹的：思想，犹如亲身孕育的婴儿，为了思想不在萌芽之初就遭受流言的毒箭伤害，他们有时不得不用自我道德去武装既成的思想。

---

<sup>3</sup> 加缪.加缪全集:3 散文卷 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05: 52

---

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知识分子施加压力，即要求思想家用道德为思想负责，这种道德责任是否必要，施加道德压力这件事本身又是否道德、是否合乎理性，仍然有待商榷。

## 2. 民众对知识分子的 *Gusto*

*Gusto*，最接近它的词是品味。在黑格尔《美学》中，*Gusto* 对立于两种推想的感觉，即视觉和听觉，它是一种享有美的对象的特殊形式；而在孟德斯鸠《论罗马盛衰的原因》里，*Gusto* 意味着独立于逻辑的另一种意蕴，是快感的认识（*la conoscenza del piacere*）。若要探明对知识分子失望的底层逻辑，那就不能不剖析民众对于知识分子的品味。古希腊时期，民众对思想家品德与理性的期望，可以用一个美好的词汇来概括——拜德雅（*paideia*）。拜德雅是古希腊城邦教授公民的知识和美德，是一种处世哲学，更是一种对人的审美品味。拜德雅，囊括了人类对真善美的全部感叹和赞美，并在古希腊之后的年代里如美酒般酝酿，最终溢出知识本身，成为公众的审美品格。但值得一谈的是，当拜德雅的文明之学传遍雅典时，相对主义诡辩论和个人倾向的犬儒主义也生长在同一片热土。可见，主流也并不意味着全部，“美就在丑的旁边，畸形靠着优美，光明与黑暗相共”。这一审美现象之于后启蒙时代，便异化为二律背反。

一方面，民众对思想家有着卡利斯马领袖式的想象，他们迫不及待地拜倒在群体塑造出的精神偶像前宣泄对真善美的渴望；另一方面，这些追随者对思想家所显露出的人性弱点又抱有吹毛求疵的态度，造神的同时又时刻寻找着毁灭神性的机会。人们用极端化的想象，赋予思想家的形象以神性，匍匐在某些形而上的力量前，把自我道德性的完美形态，同思想家的理性结合，意图寻求自我人性的神化。但比起人性而言，神性更为脆弱和不堪一击。人们不能允许共同想象的神露出人性中卑鄙可怜的马脚，因而人们冥冥之中仿佛受到了某种神圣使命的感召，一哄而上，亲手扼杀掉不被允许存在的人性以延续这场盛大的弥撒。

### （二）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

一如前文所言，在民众的解读中，知识分子由于其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必须承担特别的道德责任，且这一额外的道德责任并非是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属性，而是出于社会的需要。但这也正是问题所在：知识分子是否具有额外的道德责任，使得他们必须去践行思想与训诫？

## 1. 从思想的角度

### （1）思想的意义生成——以结构主义为基础

思想作为一个能指-所指的符号系统，其内在的各要素、各部分均为相互连结、相互区别、

---

相互影响的符号<sup>4</sup>。结构主义的一大核心观点，就在于把思想视为封闭自洽、自为自足的“结构”，思想的意义与创造者和接收者无关，思想的意义生成于语言符号系统内部的区别和联系。换言之，思想的意义由思想自身赋予，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本身。因此，一种思想，不会因为创造他的思想家践行与否，而增添或者减弱这个思想本身的意义；同样地，思想的意义也不会因为任何接受者的推崇或是批评者的驳斥而增减。

## （2）思想与生产者的分离

结构主义视域下，思想家之于思想，是他者的角色。对单独的思想而言，思想者是死去的、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无所谓生死、无所谓存在的。诚然，思想家是孕育思想的母亲，但当思想呱呱坠地、降生之时，它便与创造者脱离了。这是一种形而上、精神层面的脱离，我们描述的是一种近乎于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当自然孕育出万物之灵长、当人类的智慧在劳动中积累，人类便割断了与自然母亲相联结的脐带，用人的存在本身为人类赋予价值，存在就是意义。当然，也正如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思想与其创造者仍然保持着互动与关联，思想家可以创造一个新的语言符号系统去进一步阐释或批判既成的思想，但新创造的“结构”与已有的结构之间的互动也并不能改变各自的意义。由于二者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从更高的位面来看，这二者已然构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语言符号系统，在新的“结构”里，产生新意义的并非二者本身，而是它们的关系在创造新的意义。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思想成型之时便与创造它的知识分子无关。如果民众把思想同它的创造者混为一谈，进行前文所说的类似于三位一体的解读，那便很容易用外在事物的表现去为思想赋予新意义。民众会惊叹于诸如“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等旷古论断，受到公共意志、社会契约等思想的感召，但又顺乎人性地因为卢梭的风流韵事而对他的思想产生某种抵触情绪。尽管在逻辑上，思想与思想家是彼此独立的存在，但人性对思想的道德性解读又似乎难以避免。从思想的角度来看，这也正是民众对思想家失望的另一大缘由。

## 2.从知识分子的角度

### （1）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

苏格拉底以来的道德哲学，大多立足于人是有限理性存在者这一基本观点。人不同于绝对善的理性存在者——上帝，人不可能具有纯粹的善的意志与纯粹的实践理性，在面对经验因素限制的实践理性时，可能会受到习惯、爱好、冲动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

---

<sup>4</sup> 付昌玲.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三次转向与意义生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05):65-75.

---

来源于人的善良意志，而善良意志的体现必然就要服从于他所认为的义务。

所谓道德义务，就是指人不出于某种目的而善，排除爱好动机而产生的行为，是出于道德自己对自己所作出的约束。人作为理性和道德两重性的存在，最终是要由理性来规定人的本质，而理性的实现就需要基于自由意志制定约束规定，遵守普遍平等的道德法则。如康德所言，“*责任就是出于对法则的尊重而行使某种行为的必要性*”<sup>5</sup>，合乎道德的行为首先是做道德上正确的事，首先就要履行普遍的道德义务。特别强调的是，**人们所遵守的道德法则是具有普遍性、平等性的道德律**，人们履行的道德义务是形式主义、不可证明之物，但人所具有的自然道德倾向会指引人在自由意志下通往一般的道德实践<sup>6</sup>。

既然道德义务是普遍平等的，那可以说“**道德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不存在的，只存在“**道德的人**”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并不因为理性的富足，而较之常人背负有更多、更**特殊的道德义务**。知识分子和民众，在道德的标尺面前，应当是一律平等的。当然，在道德哲学视角下，道德本身包括道德实践力的层面，践行一种公认的美好品格是合乎道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践行思想理论就成为了思想家超出常人的道德义务。所谓“**知行合一**”，是为人的普遍追求，而非针对思想家的特别要求。

## （2）外在规训亦或生存美学

前文的论述中，知识分子与他的思想剥离，思想家无需因为理性而背负多余的道德义务，我们在理性上批评言行不一的思想家不应该比批评言行不一的普通人更严重。这样的阐述似乎剥夺了民众对知识分子的评判力，并且很自然地产生一个疑惑，**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和理解那些言行合一的思想家？践行思想之于思想家而言，究竟是一种外在规训，还是生存美学？**

福柯的话语体系中，“人是欲望的主体”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而非不言而喻的真理。启蒙运动以来，包括科学、民主、道德伦理等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解放，反而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全部放置于一台权力的永动机当中，成为了规训权运作的一部分。自由、民主、公平等等概念，不过是规训权的不同话语表达，人们受到这强大的外在规训，**潜意识地相信自己追寻的所谓自由选择、公平竞争、开放包容、道德良善等等是出于先验本能、是出于对美好良善的追求。实则不然，这些所谓的自由意志无一例外均是处于规训权力支配的表现，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被规训的话语。**

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问，**康德、苏格拉底等思想家对自我道德性的严格要求，是否也是受到外在规训的表现？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面对历史的诘问和公众的期望，这些表现出**

---

<sup>5</sup> 康德.苗立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

<sup>6</sup> 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19-28+94.

---

高尚品质的思想家被动地说服自己去道德地生活？既然知识分子道德性地评判标准并不高于普通人，那么思想家对自我的道德要求是否只是一种自我施加的不必要规训？

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类比福柯在《性经验史》中针对古希腊性观念的研究，便可以驳倒上述的诸多疑问。福柯认为古希腊社会的道德体系不以禁欲为基础，而是遵循一种“自我修持的生存美学”。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追求性快感本身是因循自然的，它并非不道德；但性又和人的原始冲动相关联，具有难以拘束的野性力量，生命予之超出理性所能驾驭的快感以至于拥有了毁灭性的力量。过度的性享乐是违背自然的，因而节制成为了古希腊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不同，教会和牧师们强调道德准则作为一种义务的强制性和普遍性，节制在中世纪的道德体系中是外在施加的强制力，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规训性权力<sup>7</sup>。古典时代对公民的道德标准，却并非是具有普遍性、强制性的成文律法，而是对于少数在道德水准上高于常人的优秀公民的期望。只有那些能够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之间把握平衡，修持道德的人才能让城邦市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管理。

类比古希腊的节制道德观，如果只是把思想家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考量，那从风俗和道德上并不应当强求他们也有着“节制的道德”。而苏格拉底、康德等遵守自身训诫、实践道德哲学的思想家，他们道德实践的意义在于：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关怀，一种对自我生存行为的控制和把握，体现了作为一个独立人格的生存美学。这种生存美学与外在规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自知和自觉去实践。这种实践理性力和实践道德力不仅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所缺乏的，同样也是大多数思想家所缺乏的，在这一点上两者兼备的人，无疑是令人发自内心地感到佩服和尊敬的。

这种生存美学所展现出来“身心俱美”的协调状态，正因为它的难能可贵，而让民众将这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投射在所有知识分子上；又同样因为它的难能可贵，这种对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高期望常常以失望作结。民众常常忘记，这种珍贵的生存美学不过是极少数思想家的选择、而非一种必然的要求。

## 二、公众对思想的失望

相较于对知识分子的失望，公众对思想的失望要更为纯粹。失望的前提是对其抱有希望，当一种思想学说不能与时俱进、在人们的亲身实践中暴露出诸多弊病而不加以修正，这样的思想必然走向失灵，而失灵的结果就是挥霍公众的希望并将之转变为对思想的失望。对思想的失

---

<sup>7</sup> 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

---

望，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一种思想很难保证常讲常新，失望之于思想而言是必然的。纵观一整部思想史，俨然就是一部失望的历史，正是对旧思想的失望在不断催生出新思想。

传统观点认为，知识是有好的理由支持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简称为 JTB），而 Gettier 在 1963 年论证了 JTB 只是知识的必要条件，知识的正确定义应该是 JTB 加上另一个条件，这个条件被称为 Gettier 条件<sup>8</sup>。如果不能排除被 Gettier 化的可能性，那么我们自以为的知识就至多只是有好的理由支持的真信念，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命题知识。如果我们认可 Gettier 化的普遍存在，那我们所相信的思想，是否也可能只是 JTB？思想究其本质，是思想家发挥理性对社会和人类形成的一系列认识，这种认识受到他者识得并学习后，变为他者的知识。正是从思想变为知识的接受过程，为思想的 Gettier 化留有空间。

从 Gettier 化的普遍性理解，民众对思想的失望可能是因为民众关于这些思想的知识，仅仅只是 JTB。哪怕思想本身已然是能正确指导实践的真理，只要民众发现自己所辩护的真信念与真理不符，民众也会对真理感到失望。这样看来，思想一旦变作知识，悲剧性就贯穿它的一生，被失望成为了它的宿命。也许人类最为可悲的一点并非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而是 *We don't know what we know*，那么失望也顺理成章了。

### 三、不宽容的意义

#### （一）不宽容者视角审视下的知识分子

失望，是民众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不宽容。在不宽容者眼里看来，知识分子最为擅长用理性为道德展开自我辩护，一切思想训诫都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批判他人和社会要远比批判自我重要得多。针对知识分子产生的诸多质疑，实则是双标的、偏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人是否具备人格缺陷的权利，哪怕他是一名公共人物？人是否应该对生存方式和人性保持独立观点，哪怕这些观点与公众的看法相悖？如果这些答案或者说标准，对一个普通人适用，那为什么就要对知识分子差别化考量呢？

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属性，不应当矛盾于作为自然属性的人，他们也各有各的人格缺陷。作为人，知识分子与普通人也有相似的生活悲剧和道德缺失。福柯受到严重的抑郁症折磨，尼采成长于父爱缺位的原生家庭，对爱的不成熟理解也造成了他的性格悲剧。知识分子去除理性和思想，与常人的生活、命运别无二致，我们应当反对公众畸形而“血腥”的审丑倾向，以“杀死比尔”式的方法将知识分子同常人对立，再将其围剿、消灭。

#### （二）批判就是道德

---

<sup>8</sup> Gettier, Edmund.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1963, 23 (6):121-123.



---

不宽容诚然有失偏颇，但这并非意味着对知识分子的不宽容没有良性价值。恰如戴维·米勒所说的，“只有人类能持之以恒地去认识错误，甚至去从错误中学习……如果我们渴望发现世界地奥秘，就必须充分准备去纠正错误；而如果我们想去纠正错误，还必须首先充分准备去犯错误。”就这一点而言，知识分子既是批判社会所犯下的错误的人，也应当是人类中最先做好充分准备去犯错误，去试错的人。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说出真相、戳穿谎言，对他们道德的包容应当和常人一般，但对他们的非理性与不真诚，应当怀以最大的不宽容。一个宁愿等待和观望错误发生，而不愿去揭露错误的人，不配称之为知识分子。

讽刺的是，在杜威·麦克唐纳发表系列文章探讨知识分子的责任之后的几十年里，知识分子带给我们的失望远比希望更多。我们不期待知识分子具备怎样高尚的道德——那本来也不是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民众仅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在强权的鼓吹与欺骗下，用文字刺破各样精心包裹的谎言，把真诚与理性带到人世间，但恰恰是这最低限度的期望，也令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感到重责难担。阿瑟·施莱辛格把越南战争美化为“国际友善行动通盘计划的一部分”，阿甘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罔顾人的生命权的丧失，而一味针对人的发展权与社交性展开哲学批评，颠倒黑白、不分轻重。一部分知识分子，似乎已然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根本，他们把知识分子的身份作为了谋生的本领、利益的来源，他们更像是商人、政治家和投机分子，而非一个信仰批判的知识分子。

**真正的知识分子，批评社会是为了解决问题；虚假的知识分子，批评问题是为了解决社会。**我们真正应该失望的，是知识分子把他们所受过的美好教育下逻辑缜密的话术、煽动人心的修辞、博览群书的知识，全都付诸于谄媚权力、谋求利益，或者只是面对人类共同苦难前的沉默不语。人们永远不该忘却，雅典的黄金时代是如何消逝的。**批评或许不能创造，但批评无疑是有利于创造的，创造新的进步思想，创造善的理想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失望，有助于不断提醒他们真正的责任所在——每一次对欺骗的制造、忍耐、申诉，都会在下一次捍卫自由、捍卫人类真善美的需求时发挥与之对应的作用。

就一个人而言，他的道德存在于为个人和社会福利增进所做的努力；就一个知识分子而言，永远保持理性的批判就是他的道德所在。

#### 四、结语

通过评析公众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失望，不仅有助于理解公众与思想家之间复杂而矛盾的交互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剖析我们人自身理性与道德的关系，有助于发现人类内心底的真正渴求。人类通往理性与道德的梦想不会消失，只要人们仍然期许用属于人类的批评力量去理解这个社会，只要人们尚能听见自由思想和美好品德于历史星汉中的回声，只要人们还能

---

感到自己肩上同时承担着增进个人与人类福祉的责任,那么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就一天也不会消失。

知识分子或许无需额外的道德义务去武装他们的思想,但他们必须用理性的批判去武装全人类。知识分子,正如人类向一切思想的未知地、一切社会的可能性,所放飞的那只薄暮降临时才悄然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他们应当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求索着人类关乎自我、关乎社会、关乎未来的答案。

---

## 参考文献

- [1] Coates Chloe. Why Erasmus matters[J]. British Journal of Midwifery,2020,28(12).
- [2] Gettier, Edmund. 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J].Analysis, 1963, 23 (6):121-123.
- [3] 阿甘本.品味 Gusto[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9:30-35.
- [4]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 [5] 邓晓芒.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4):19-28+94.
- [6] 付昌玲.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三次转向与意义生成[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05):65-75.
- [7] 福柯.性经验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1).
- [8] 胡星铭.Gettier 问题与认知价值[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34(02):9-13.
- [9] 康德.苗立田译.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